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老范凭空抢了别人一个钱包

“几句?谁信呢。”丁小婉鼻子里哼着。老范诚心作保证:“真的,一点儿都没啰唆,三句话变成两句话说的。”范小雷那边叫:“爸,豆浆呢?”豆浆?都洒到马路上了。老范硬着头皮道:“今天没豆浆。”“没豆浆咋吃啊?油条天生就是配豆浆的!”这熊孩子事儿还真多。丁小婉教训小雷:“对付吃一口得了,这不有鸭蛋吗?你姥爷做豆腐,你爹做豆腐,你打娘胎里就闻豆腐味,还够啊?”



这倒是实话,丁家祖传就是做豆腐的手艺,老范是丁家最后一个徒弟。本来老爷子想让小婉也继承豆腐手艺的,可小婉不干,又是个女孩子,就随她去了。老爷子把一门心思都放到了老范身上,老范人也踏实、肯学,最后不但学会了丁家的手艺,还娶了丁家的姑娘。小雷自小几乎顿顿不离豆腐,真正是吃豆腐喝豆浆长大的。

齐大妈心疼小雷:“我去熬点粥,这干噎哪行?”小雷正嚼油条,只觉着嘴里“咯吱咯吱”的怪难受,一咧嘴,吐出了几粒沙子。他又不满意了:“爸,今天这油条咋这么牙碜啊?!”老范过来,把油条一根根提溜开,挨个用手抹擦,嘴里嘀咕:“刚才没刮沙尘暴啊,哪来的沙子呢?”随后挑出几根:“来,这几根好的。”小婉还没吃饭,在边上狐疑地看着老范的举动,然后上下打量老范的衣服,发现似乎有情况。小婉问:“咋的,摔了?”老范回头瞅了小雷和齐大妈一眼,冲小婉歪嘴斜眼,示意别多问,然后一摆大脑袋,让小婉跟他进屋。

俩人一进屋,丁小婉一头雾水:“怎么的了?神神道道的?”老范神情郑重:“当着孩子和我干妈没法说,刚才出事了,发生案子了!”“案子?”“抢劫!”老范认真地点头。小婉一惊:“有人抢你油条?”老范好不容易摆的严肃造型顿时泄气:“抢油条还叫抢劫呀?”“那抢你啥了?啊?没伤着你吧?”小婉左右查看。老范不屑一顾:“习惯性思维。我就只能被抢?我就不能抢别人?!”小婉听这话茬儿,倒吸一口凉气:“啥?你抢别人了?!”老范从容不迫,一派大家风范:“镇静,听我娓娓道来。首先,我按照咱家惯例,五点准时起床去买油条,这时候还都一切正常;五点二十分左右,我准时到达炸油条的摊点,这时候还是一切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今天炸油条的师傅我不认识了,是个小年轻,当然,这也不算不太正常……”

“简单点儿!”小婉断喝。“明白。那我跟炸油条那个小伙说的啥,我就省略了啊;我怎么给他做的现场指导,怎么教他掌握油条的火候变化,我也省略了;炸完油条了之后,我给了钱,推车走了,也省略了啊。”小婉不吭声,只冷眼斜斜看着老范。老范看出意思,赶紧说明:“入正题了。”他接着说:“回家的路上,在我完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居然被人追尾了。”“啥?你被车撞了?啥车呀?!”“自行车!”“吓人的事在后头,开始我也寻思是个简单的交通事故,谁知道撞人家那家伙,是个小偷。追尾是假,掏腰包是真。也就是说,假装撞你一下,趁你惊魂未定心不在焉的时候,掏了包就蹿,搁首都这叫‘碰瓷儿’,搁省城这叫‘掏兜儿’,搁县城这叫‘小偷小摸’……”小婉听得不耐烦:“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你被抢了啊?”

老范赶紧声明:“你听我说啊。他一自行车能跑过我机动车吗?三五除二,我就将那小子追上了,追上以后,我上前手指头一跷,使劲儿这么一顶……”说到这里,老范伸出手指头比了比,做了个手枪的样子,然后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说:“请把我的钱包还给我。”“他还了?”小婉好奇地瞪圆了眼睛。“还了,完璧归赵。”老范从口袋掏出钱包,得意地拍了拍。小婉罕见地表扬了下老范:“行啊,点点钱少了没有?”“钱倒无所谓,关键是我的身份证……”老范故作大方,正翻钱包的手忽然停了下来,钱包里掉出一张身份证,虽然上面的照片照得可够寒碜的,把人照得跟通缉犯似的狼狽,可还是能看出来,这人绝不是老范。

“谁啊,这是?”小婉一愣。老范当场傻眼,前后琢磨了五秒钟,反应过来:“坏了,抢错了。”再一琢磨,“不对呀,那我钱包呢?”“不是在床头柜上放着呢吗?”老范一瞧,可不是,自己压根儿没带钱包,还凭空抢了别人一个钱包。这事性质可不一般!小婉在旁边看着,这回是真翻白眼了。

老范回过味来,匆匆打发小雷上学走了,着急忙慌地推起电动车就往外面奔。小婉跟在后面说:“你是不是得先找警察报个警呢?”

生财之道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毛梅出事了

2008年4月20日 星期一 多云

小姐见我诚心关心毛梅,便悄悄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客户叫周仲,一直打毛总的主意,毛总不干。有一天周仲用强,毛总一怒之下拿刀捅了他。周仲重伤,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周仲的朋友报了案,警察就把毛总抓走了。”我问:“你知道毛梅现在在哪里吗?我想去看她。”那小姐走进里面的办公区,和一个人嘀嘀咕咕商量了一下,才把毛梅的关押地址告诉了我。

我驱车赶往看守所,但因为案子没结,看守所不让见人。我费尽周折,最后以给毛梅送生活用品的名义才进入看守所。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毛梅看到我的那一刹那,眼泪喷涌而出。我和她隔着一张桌子坐下来,一时无言。“你都知道了?”毛梅含着泪问。她的情绪平静了些。我点点头,说:“你不要担心,你是正当防卫,很快就会出去的。”“我现在是个犯人,你会看得起我吗?”毛梅问。我摇摇头,我说:“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我非但不会看不起你,相反,我更加敬佩你。”毛梅沉默了一阵,突然问:“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你会嫌弃我吗?”

我一时无语。该怎么说呢?我向她表态说我不会嫌弃她?那意味着什么?还是告诉她我现在已经和周媛和好了,一家子生活得很好?在她这种状态下,我又怎么开得了口?我知道眼下正是毛梅最困难最脆弱的时候,她需要知道现在还有人和她站在一起。但是,在她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却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的态度。

毛梅见我沉默不语,突然平静地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嫂子是个值得

珍惜的人,我真心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白头到老。”毛梅眼睛充满泪水,说完,转身慢慢走向后面的铁门。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

离开看守所,我独自开车来到一个公园。在我最困难的那些年,我常常在这个公园最僻静的角落排遣内心的苦闷和惶惑,梦想着有一天能发财致富。今天,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带着心里的伤痛。

毛梅的话在我耳边响起,眼泪在我眼前浮现。这些年来,毛梅是我唯一的朋友。这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嫌弃我、和我交往的女人,这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安慰和鼓励的女人,在自己落难时还祝福我的女人,祝你好运。

我在公园的角落静静地坐了一下午,到了晚上,我才开车回到我和周媛临时的家。周媛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儿子调皮地跑来跑去。这一切,让我倍感珍惜。

2009年1月16日 星期五 晴

过几天春节就要到了,节日的气氛渐渐浓起来。桥架厂的员工都放了假,我把桥架厂的账目拿给弟弟,说:“你算算咱今年总共挣了多少钱?咱心里还得有个谱不是?要不成了千万富翁自己还蒙在鼓里呢。”弟弟说:“你想得倒美,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千万富翁可以开奔驰宝马了,你开什么?二手车。”我笑了笑,独自去一边看电视。弟弟过来问:“平时忙没得,现在来看情况还不错嘛,我们居然也是百万富翁了哦。”我说:“我怎么感觉像在做梦似的。想想前年的这两天,我们还在为路怎么走而发愁。而大前年呢,连饭都吃不上。我们曾经为怎样过好日子而忧虑了很多年,而真正

惊悚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整个故事神奇诡异、悬念迭出。

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新的光源

再往前,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道大坝。那其实不能称为大坝,因为只有一长段混凝土的残壁耸立在那里,这里你不可能修建非常高的建筑,这东西可能只是日本人临时修建的。

我们在大坝下面看到了警报发声装置——一排巨大的铁喇叭,也不知道刚才的警报,是哪一只发出来的。而栈道的尽头,有那种临时的铁丝梯,可以爬到大坝的顶部。

我心里很想看看大坝后是什么,直接就一前一后地爬上了大坝,上面的风很大,吹得我立即就蹲了下来,但随后的情景却让我一下就站了起来。

大坝的另一面,居然是一片巨大的深渊。身后的暗河水从大坝上奔腾而下,形成了一道瀑布,但古怪的是,我竟然听不到一点水流撞到水面的声音,这下面也不知道有多深。

副班长颤抖着声音问我:“这外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宇宙一样……是什么地方?”我搜索着大脑里的词汇,竟然没有一个地质名词可以命名这里。这好像是巨大的地质空隙,这么大的空间,似乎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大量的溶洞体系寿命终结,突然崩塌,形成的巨型地下空洞。这种地质学上的奇景,我竟然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如此罕见的地质现象,我突然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

就在我为眼前的巨大空间所震惊时,突然“轰”的一声,几道光柱在大坝的其他部位亮了起来,有几道瞬间就熄灭了,只剩下两道,一左一右地从大坝上斜插了出去,射入了眼前的黑暗中。

我们吓了一跳,显然是有人打开了探照灯——大坝里有人!

我惊喜道:“是王四川!”当时就想大叫一声,告诉他我们在这里。可没等我叫出来,一种极度的恐惧顿时笼罩了我,我浑身僵住了,眼睛看到了探照灯照出来的地方,一步也挪不开。

如果你要问我当时在那片深渊中看到了什么东西,才能够使用恐惧这个词语,我无法回答,因为,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军用探照灯的探照距离,可以达到一千五百米到两千米——这是什么概念?但是我这里看到,那一条能照到两公里外的光柱直射入远处的黑暗中,最后竟然变成了一条细线。没有任何的反光,也照不出任何的东西,光线像被黑暗吞噬了一样,在虚无中完全消失了。这说明什么,自然很明白了。

副班长看我的面色不对,一开始无法理解,后来听我的解释之后,也僵在了那里。

此时我的冷汗下来了,我顿时理解了,为什么日本鬼子要千辛万苦地运一架轰炸机到这里来。难道,他们竟然想飞到这片深渊里去?

此时,那条探照灯的光柱在微微移动,显然是有人在不停调整角度。我心说肯定是王四川,于是和副班长互相搀扶着,往探照灯的方向走去。

我们来到大坝内侧的吊脚楼门处,钻到了里面。大坝内部的棚房里面还是黑,不过反正外面也是黑的,我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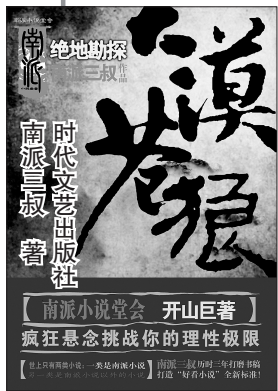
我问副班长怎么办?副班长找了一块混凝土块朝下面扔去,也不知道打到了哪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心里暗



的改变,只用了两年时间。特别是去年,好事情一件接一件,基本上没什么空隙。我们运气怎么这么好呀?”

弟弟说:“运气好是一方面,关键是我们还很努力嘛。”我说:“不对,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推动着我们发展。是什么呢?嗯,紧迫感。这两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有浪费每一分钟,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做生意上去了。以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些疲沓,瞻前顾后,不管做什么总是希望想周全了再去做。但很多事情想不周全,只有做了,才知道怎么做最周全。我们以前的失败就失败在这方面,要敢想敢做,就像我们去搞桥架厂一样。谁能相信我们凭五万块钱就吃下了一个桥架厂?行动才是生产力。”

弟弟说:“今年我们好好努力,再上一个台阶。”我说:“桥架厂上升的空间不大,主要是产量提不上去了。要再提高产量,还要增加设备。建材公司还有上升空间。不过我觉得明年的任务是规范管理,今年我们冲得比较快,管理方面留下了很多隐患。不把这些隐患消除掉,一根草就会压死一只骆驼。所以,我的想法是,明年以稳步前进为主,不宜过多地追求业务,主打进销流程。否则一旦出问题,将是致命的。为什么有些知名企业一夜之间就倒了?就是管理没跟上,一环出错,一环出错。一定要以己为鉴,以他人为鉴。”



南派小说堂会 开山巨著 疯狂悬念挑战你的理性极限

【北土只闻雷声】 苏地幽小秘 南派三叔四年打磨打造“好看小说”全新标准!